

刘真

著

liu  
zhen

你有罪

系 / 列

让逝者安息  
让罪恶现行

# 你有罪

ROOF OF GUILT

① 逝者之证

PROOF OF THE DEAD

刘真

著

liu

zhen

# 你有罪

PROOF OF GUILT

① 逝者之证

PROOF OF THE DEAD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你有罪1: 逝者之证 / 刘真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00-2233-1

I. ①你…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15100号

## 你有罪1: 逝者之证

刘真 著

---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袁蓉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本	670mm×970mm 1/16 印张 21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252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233-1
定价	39.00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6-4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写在前面

作为一名法医，我经常要接触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而且可以触及普通刑警无法触及的案件核心部分。

如何面对死亡是人类面临的最严肃的命题，没有人可以缺席，也没有人可以免交作业。而法医面对的是人世间最血腥、残酷、颠覆人性的死亡方式，没有坚韧的神经和强大的自我疗伤能力，就无法胜任这一角色。从业以来，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案件，思考案情，揭开谜底。从遭遇血案时的愤怒和震撼，到追查线索时的绞尽脑汁、极智穷思，直至案件侦破时的欣喜和宽慰，我的心灵就在这样的起伏跌宕中经受着冲击和磨炼。

当然，法医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份职业而已，不必过分渲染，也不必心存敬畏、望而却步。和世上千千万万份职业一样，从业者赖它为生，但由于职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在局外人看来，法医这一职业又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让人产生强烈的好奇心，想掀开它的面纱，一睹真容。

法医和刑警，是相互依赖又相互成就的两种职

业。没有法医的前期工作，刑警就会迷失侦破方向，事倍功半，或者压根儿无从着手，使案件处于胶着状态；没有刑警的侦查、摸排和抓捕案犯，法医的工作又毫无意义。

我有幸和最优秀的一群刑警合作，这让我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多姿多彩。从沈恕、马经略、许天华，到冯可欣、吕宏，这些平凡的名字背后，是一些平凡的男人。他们和常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在大是大非、生死考验面前，却绝不动摇和退缩。

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这本书里的每个案件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因事件曲折离奇，或因人性扭曲黑暗，或因案情血腥残酷，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是从我经手的案件中筛选出来的“精品”。当然，为了增加其可读性，更好地娱乐读者，每个案件都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艺术加工，同时也隐藏了一些不适合向社会公开的情节。因为，赤裸裸的现实、不经改编的真相，往往比小说更匪夷所思，更颠覆认知。

小说不是新闻报道，更不比专业论文，“真实”和“准确”不是它的必要属性，相比之下，“好看”更加重要。所以，这本书里出现的一些专业知识漏洞，或者“职业分工”错误，比如我一身兼具法医和技侦的职能，都请行家们一笑而过，不必深究。

我不是职业作家，不以码字为生，也许我使出浑身解数，也达不到“好看”的目的。能在同好们酒足饭饱后，或滞留于茅厕时，或百无聊赖之际，翻翻这本书，博君一笑，或博君一骂，我就没有白码这些字。

闲话少叙，切入正文。

# 目录 | CONTENTS

## 第一案 老屋鬼影 1

在一幢古宅中度假的七个好友，因遭遇雷雨天气并且唯一通往外界的木桥被冲断而滞留古宅之中。他们偶然发现古宅的墙壁上出现离奇杀人场景，紧接着朋友们相继遇害。是鬼魂显灵，还是另有真凶？

## 第二案 空中婚礼 41

一场众人瞩目的豪华婚礼即将开始，新郎亲自驾驶直升机迎娶新娘，价值一亿五千万的直升机却在着陆时突然爆炸，一对新人及伴娘殒命。是飞机故障，还是蓄意谋害？

## 第三案 患难夫妻 67

半个月连续发生两起入室杀人案，尸检结果证明凶案不是同一人所为。诡异血型出现，案情侦破打开僵局，凶手犯罪动机逐渐浮出水面。传统血型能否证明亲子关系成立？因爱生恨，交换杀妻？

## 第四案 跨国绑架 95

一富商爱子在楚原市最豪华的购物大厦厕所内遭遇离奇绑架。商场安保严密，绑匪绑架计划周密，勒索电话来自国外，绑匪寄来小孩断指让案件升级。跨国绑架如何侦破？人质如何解救？

## 第五案 “鬼楼”冤魂 127

打工仔夫妇贪图便宜入住“鬼楼”，楼内怪声连连，夜半抓“鬼”却身中尸毒。在下水道里的鲇鱼肚子里发现了一截断指，失踪女子家人苦寻不见，一桩碎尸案渐渐揭开谜团。凶手是何人？

## 第六案 今晚与你牵手 159

电视征婚节目火爆，众多靓丽女嘉宾参与“今晚与你牵手”栏目，希望牵手如意伴侣。然而女嘉宾却接连遇害。凶手在尸体上有意留下线索，是挑战警方，还是故布疑阵？

## 第七案 水凝美瞳 197

一名新入行的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收容所的多名智障人员的眼睛失明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惨绝人寰的阴谋。在业界风生水起的水凝美瞳公司竟然做活体实验。被困后即将作为活体实验对象的女记者能否获救？

## 第八案 虐兔女 229

一位美丽的女子遭到虐杀，女法医根据尸身和蛆虫的形成时间，确定移尸现场。遇害女子是境外虐杀集团雇佣的工作人员，虐杀小动物并录制视频，以谋取暴利。死者丈夫被排除嫌疑，真凶到底是谁？

## 第九案 恐怖村落 253

一个偏远村庄里不断发生离奇古怪的事。一千多名村民同时表现异常，不仅夜半集体梦游，还异口同声为杀人者证明是“灵魂附体”。他们究竟是被封建迷信迷惑，还是另有隐情？



## 第十案 偷天换日 291

豪门少东车内遇害，现场留下血迹。DNA化验显示，凶手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通过深入调查，竟是一起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偷换DNA奇案。DNA检验无法作为刑事案件铁证？凶手如何露出马脚？



第一案

## 老屋鬼影



## 01 “鬼影”幢幢

这是一栋典型的楚原市老宅。

始建于1943年，青砖红瓦，九曲回廊，虽几经修缮，墙壁上仍斑斑驳驳地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似乎已阅遍人世兴衰和岁月沧桑。一圈高大的围墙都漆成与北京故宫城墙颜色相似的暗红色，于古风古韵中见庄严肃穆。

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黑色的木匾，上书“莽园”两个隶书体大字。这栋房子建在楚原北郊的苍莽山脚下，前邻巨流河，河水湍急，河面宽百余米，仅有一座木桥连通两岸。房子里共有二十一个房间，一色古早味的实木家具，虽略显陈旧，却仍可以想见房子主人当年的富庶。

莽园是于小红家的祖业。于小红是我的高中同学，非常漂亮，身高一米七二，身材凹凸有致，窈窕动人，是市内一家整形医院的办公室主任。这次她做东，邀请几个关系最好的高中同学在周末来她家的老宅子里玩乐散心。

说起来，我们这个年龄的男女活得也挺尴尬，这次来聚会的七个同学，包括我在内，一共有五个单身，阮芳、钱尤佳、马泉和我是离了婚的，于小红是已跃升到“斗战剩佛”级别的大龄剩女，只有路海涛和童蕾仍在围城里，据他们说，日子过得也是鸡飞狗跳，朝不保夕。都是三十三四岁的人了，每天形单影只地在这座花花城市里行走，活到这个份儿上，心里都有些憋闷，这也是本次聚会的主要原因和动力。

“这个社会像是疯了。”钱尤佳在前往葬园的路上发牢骚说，“男的吧，不管挣多少钱，都要找个小三小四来证明身价。那女的呢，一边骂着小三，一边有机会也往小三的位置上奔，怎么说小三的待遇也比原配好。”

阮芳啐了一口说：“都是犯贱。”

这两个都是小三的受害者，对婚内出轨行为有着气炸连肝肺、锉碎口中牙的深仇大恨。

于小红说：“这事儿吧，主要是怪男的，那男的要是不死缠烂打，女的再贱还能主动贴上去做小三？”说完，斜睨着马泉和路海涛两人，他们是这一行七人里仅有的两个男人。

马泉说：“你还别小看女人，现在女的比男人更勇于追求幸福——”他在说“幸福”两个字时故意拉长了音，显得语意未尽，余韵绵长。

路海涛说：“就说你于小红吧，长成这个模样，现在不也还单着，话说回来，没点儿底气的谁敢娶你，那还不相当于挑了一个担子回家，一头装着红杏，一头装着绿帽子。”路海涛长得细眉细眼，鼻子皱着，嘴角上翘，模样很喜庆。

大家一阵哄笑。气得于小红在路海涛身上又掐又拧。

很快来到于小红家的老宅子前。路海涛的嘴张成夸张的“O”形，他打量着气派的莽园，啧啧地说：“于小红，原来你家祖上也阔过。”

阮芳说：“什么话，难道于小红现在不阔吗？”

确实，于小红虽然是打工一族，但是穿戴都是欧美名牌，出有名车，入有豪宅。一个三十几岁的美丽单身女人，她的财源何来，我们也不便追究。

莽园内非常宽敞，时值盛夏，室内却凉风习习，让人周身舒爽，精神为之一振。于小红在此前曾请人打扫过，所以室内虽长期无人居住，却干净整齐。居中一个大厅，容纳十几个人也不觉得挤迫。此外，厨房、餐厅、起居室一应俱全，卧室则有十间以上。最遗憾的是老房子里没有厕所，主人在后门外搭建了一个面积颇大、造型古雅的卫生间，里面放着仿古的马桶，以及一盆用来便后洗手的清水。最妙的是，卫生间被分开两间，实行男女分厕。

我打量着室内的布局说：“于小红，你家的这栋房子，怎么也值一千万以上吧？”

于小红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有人曾出价一千万买这套房子，我也动过心把它卖掉，可是我姥姥怎么也不同意，说是祖宗留下来的基业不能卖给别人，何况我们现在也不缺钱花。这个地方又偏僻，政府拆迁暂时还拆不到这里，只好先让它就这么空着。”

于小红的父母早逝，她跟着姥姥一起长大。

接下来，七个老不老小不小的男男女女在这套大房子里恣意地暴饮暴食，开着荤的素的玩笑，开心地笑，痛快地哭，度过了一天难得的开心放纵的时光。

好景不长，傍晚时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天一下子黑下来，暮色沉沉，从乌云密布到大雨滂沱，狂风嘶吼，直到玻璃窗被打得噼啪作响。竟然下起了冰雹。

随着天气越来越恶劣，阮芳的情绪焦躁起来，皱起眉头盯着室外说：“怎么会这样啊，天气预报又没说今天有暴风雨。”

路海涛说：“预报里说是中到大雨，可是这明显是暴雨，比预报的程度大许多。”

马泉满不在乎地说：“管它，这里距市区才一个小时的车程，过了桥不远就是柏油路，不至于回不去家。”

在平房里听窗外的雨声，格外惊心动魄，似乎飞瀑般倾泻下来的雨水都击打和流淌在心里。我也有些不耐烦起来，说：“楚原市很少有这样恶劣的天气，这时候要是必须出现场，我就只能误事了。”

于小红见大家的情绪都开始烦躁，用手拨拉着马泉和路海涛说：“两个大男人，出去看看情况，别让我们几个女人着急。”

路海涛说：“怎么着也给我们找两双雨靴和两件雨衣吧，这样出去，那还不都浇透了。”

于小红从箱子里翻出两套雨具，给两人披上，虽然都不太合身，却也勉强能遮风挡雨。路海涛说：“行，就算外面下刀子，我们也得出去看看，男子汉大丈夫，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要是路面积水不多，你们就谁也不用担心了。”说完和马泉冲进了大雨里。

约莫半个小时，两人淋得像落汤鸡一样，身上的水哗哗地往下淌，脸色灰黄，推开房门走进来，说：“完了，完了。”

五个女人心里一沉，瞪大眼睛看着两个男人，不知道什么事情完了。

路海涛哭丧着脸说：“桥被河水冲塌了，我们都出不去了。”

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于小红忙安慰大家：“说不定雨很快就停了，到时候总能想办法出去，大不了报警求救。”

于小红的话提醒了童蕾，她和老公的关系正紧张，不敢离开太长时间，又担心她老公趁此良机到外面放肆，所以急于回家，忙说：“那我们现在就报警求救。”

电话打过去，110接警员说：“这件事不归我们管，你们还是向市政部门求助吧。”

童蕾急了，说：“不是说有事情找警察吗？怎么现在我们遇到困难又不管了？”

接警员那边还是强调事情不在他们管辖范围。

童蕾拿着电话傻了眼。

钱尤佳和童蕾的关系最好，对她夫妇二人的矛盾也非常了解，不忍心见童蕾着急，就问于小红：“除去那座木桥，还有别的路通向市区吗？”

于小红说：“没有，那座桥都几十年了，怎么会在这时候塌了呢？不然我们再出去看看？”

路海涛一听急了，说：“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和马泉在蒙你们啊？”

于小红忙说：“哪能，我不是对这里的地形更熟悉一些嘛，出去看看情况，心里也有底。”

钱尤佳说：“那我和你一起出去看看。”

钱尤佳和于小红穿上雨具，走出门外。

老天爷像发了疯一样，拼命地向地上泼水，狂风吹得钱尤佳和于小红都翘翘起起的。一个闪电劈过来，照得院子里刹那间亮如白昼，两个女人都有些胆怯，紧紧地靠在一起。



于小红突然站住不动，脸色变得煞白。

钱尤佳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瞬间被映入眼帘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莽园的院墙上出现了两个人影，虽若隐若现，却分明可以看出是两个人影纠缠在一起，恍惚可以分辨是一男一女，男的手里拿着一把刀子，恶狠狠地向女方的身上捅去。男的像是对女人有刻骨的仇恨，拼命地捅，女的已经无力反抗，头深深地垂下来，长发一直垂到地上。

在暴风雨中见到这一幕恐怖的凶杀情景，而且是映在墙上的诡异景象，两个女人都吓到腿软——怎么可能，太不可思议了，在这荒无人烟的郊外，竟然会目睹杀人的场面。

难道是鬼魂显灵？

于小红的呼吸急促起来，双腿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缓缓栽倒在地。钱尤佳感觉心脏在怦怦地猛烈跳动，似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脑海里一片空白，张开嘴想要喊人，声音却哽在喉咙里发不出来。

钱尤佳终于也瘫倒在地上。她用双臂撑着，勉力爬到房门处，抬起右臂叩响了房门。

里面的人闻声出来，钱尤佳终于见到了亮光，勉强说了一句“我们见到鬼了”，就沉沉地昏睡过去。

于小红和钱尤佳睁开眼睛时，都躺在床上，我们几个人围着她俩，关切地看着。见她们缓过神儿来，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我安慰她们两个说：“好了，就是被吓一跳，没有大事，外面天气这么糟，谁叫你们逞强出去的！”

钱尤佳乍回到人间，惊魂未定，语带惊恐地说：“是见到鬼了，映在墙上的冤魂，吓死我了。”

大家见她的样子非常认真，也有些狐疑，都感到背上凉飕飕的，